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彭 总 在 中 南 海

孟云增 口述

安 一 整理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写在前面

宽厚的长者 1

做人民的牛 5

“石穿” 8

廊檐底下话家史 12

严格的要求 16

能住就行了 20

盖房子的周折 23

俭朴的生活 26

把钱交到大使馆去 29

箱子和车子	31
要礼貌待人	35
一坛甜姜	38
这种作风要不得	41
从烟台到秦皇岛	45
关怀和爱护	48
一张虎皮	51
决心难下	54
如宾如友	57
给杏树除虫	60
半箱苹果	63
“乡巴佬”光荣	66
知识是力量和财富	70
关心孩子们的学习	75
和青年们一起过春节	78
观看残废军人演出	82
老部下来家作客	85
和炊事员照相	89

董安弟参军	92
“我只是六亿人民之一”	95
不留名声	99
“家私”	102
读《平凡的真理》	105
“农轻重”好	108
不一个人说了算	111
不能只图形式	114
给政治学院题词	117
听钱三强讲课	120
参观原子反应堆	123
倾听群众的呼声	126
要实事求是	130
让历史去做结论	133

宽厚的长者

一九五三年初夏的一天，我高高兴兴地到彭总办公室去报到。

过去我只在银幕、画报、照片上看到过彭总，还没有亲眼见到过他。一到办公室，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快点见到彭总！可是，事情偏偏不凑巧，彭总那天整天都有会，晚上很晚才回来，没有见着他。第二天，他仍然外出开会，也没有见着。我心里不免犯起嘀咕来：临来时，有的同志说彭总很严厉，要我当心。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很难接近吗？

记得前两天组织上通知我到彭总身边工作时，高兴之余，思想上也不是没有一点顾虑的：自己年纪轻，水平低，能做好工作，完成任务

吗？经过领导上和同志们热情鼓励，这种顾虑又很快打消了。但两天来的“冷遇”，原先的顾虑又在我思想上冒出来。

这天晚饭后，我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突然，门轻轻地打开了，一个魁梧的身躯出现在我的面前，啊，是彭总来了！我马上站起来，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只听彭总说：

“你是新来的小孟同志吧？”

“是！”我连忙应道。

彭总摆摆手，示意要我坐下，笑呵呵地问我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什么人……我一一作了回答。开初，我很紧张，彭总问一句，我硬邦邦地答一句，就象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小心翼翼地回答老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后来见他问这问那，有说有笑，是那样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首长的架子，我的紧张情绪很快就轻松下来了。彭总说，在这里工作，接触的面较广，看的文件也多，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今后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千万不要把宝贵的光阴白白浪费过去。因为今后的工作要涉及许多党的机密，彭总还嘱咐我一定要注意保密。这次谈话，使我在思想上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原来的顾虑不知什么时候跑得无影无踪了。

按照工作习惯，文电来后，要登记好再呈送彭总。但是，凡信封上写有彭总“亲启”的信，要先送给彭总自己拆封，阅后退给我再登记。一次，由于我粗心，打开了一封亲启件，一看内容，是揭发“高饶问题”的。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思想上非常紧张，怨恨自己为什么这样粗心。我马上向办公室领导作了检查，但思想上的压力还是很大。心想，这个错误可不小，不狠狠地挨顿批评才怪哩！

快下班时，彭总把他批阅过的文件退给我，其中也有那封亲启件。我不由得紧张起来，笔直地站着，主动检查说，是我不小心把它拆开了，准备挨批。谁知彭总却和颜悦色地说：“工作一定要细心，准确，粗枝大叶是要出事的。”说完，他用手指指那封亲启件：“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一定不能传播。”他的话语既严肃，又亲切，目光里充满了对同志的信任。我忙不迭地答应：“请彭总放心，我一定做到！”彭总笑笑，接着说：“今后来了亲启件，要区别一下情况，凡信封上有首长签名和密封的亲启件，还是要先送我拆阅。一般的亲启件（当时群众来信很

多，大都写亲启)，你可以拆封，登记好再送我。”彭总交代完后，便转身走了。没走出两步，又突然停住，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这是我小保险柜的钥匙，今后由你负责掌管吧！”这一切来得是那么意外！望着彭总离去的背影，我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

彭总对待工作是很严肃认真的，时常教育我们干工作不能嘻嘻哈哈，不能马马虎虎，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要准确，快速，一丝不苟。但他待人是很宽厚的，从不苛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彭总的爱好不多，晚饭后有时爱打一会儿乒乓球。为了使 he 锻炼身体，我们有时故意把球打得远远的，让他多跑些路。彭总常常一边说着“不许搞体罚嘛”，一边高高兴兴地把球拣回来。





做 人 民 的 牛

一天上午，我到彭总办公室送文件，见他伏在桌子上，手里握着一杆毛笔，正专心致志地书写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走到桌旁，他还没有发觉，没敢惊动他，把文件轻轻放在桌子上，可我刚刚要走开，就听彭总问道：“你晓得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我仔细地看了看，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回答。彭总一面凝神继续写着，一面说：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呵！”

他停下笔，沉吟了片刻，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就是要做人民的牛，党的牛，国家的牛！可决不做哪一个人的牛！”

从彭总脸上的庄重神色和那沉重的语气

里，我不难察觉到，他倾吐的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有人说我‘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余，‘俯首甘为孺子牛’不足，很值得我三思呢！”彭总望着他刚刚写完的字，微微有些激动地说。

听彭总一说，我心中暗想，这话从哪里说起？人们对于他是熟悉的：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了党和人民的胜利，他出生入死，拚搏在祖国的大地上；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他挂帅出征，坚决抗击最凶恶的敌人；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了巩固国防，他日夜操劳，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在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里，为了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明天，他伏案读着，写着，思索着……几十年来，彭总忠心耿耿，披肝沥胆，不正象老黄牛一样，默默地拉着革命的车，从不停步么？从和彭总的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每时每刻都在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着鲁迅的至理名言啊！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话说得好！真正做人民的牛，几十年如一日，埋头实干一辈子，是不容易的。

革命的路还长着呢，今后让实践去检验吧！”彭总说完，昂起头来，两眼凝视着窗外。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天空象中南海的海水一样清澈，是那样广阔，深邃……



“石 穿”

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记得这一天彭总特别高兴，看完新华社发的消息和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后，喜形于色，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盼了多少年了，武汉三镇，大江南北，这回总算联到一起了！”一会儿问我：“小孟，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顺口说：“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呗！”“对！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做了前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接着，彭总十分感慨地对我讲述，在旧社会，中国人民受尽了剥削和压迫，食不饱腹，衣不暖身，没有文化，科学落后，哪里还敢想在大江上修桥？国民党出于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妄图仰仗帝国主义

的科学技术，跨江建桥，但勘探后却认为，江面水流过急，江底淤沙太厚，在江上架桥，是不可能的事，只好望江兴叹！“解放刚刚几年，我们在建设上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中国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中华民族是大有希望的！”说到这里，彭总那古铜色的面庞泛着红光，嘴角漾出几丝自豪的笑意。接着，乘兴挥笔写道：

长江天堑一桥
贯穿南北功劳
车声辚辚桥上
惊涛滚滚东流

大桥横跨长江岸
龟蛇联姻情舒畅
三镇鼎立结同盟
万众欢呼如宿愿

写到这里，只见彭总收住笔，从头至尾念了一遍，问我懂不懂，我说：“龟蛇联姻，是什么意思？”彭总说：“我这是指龟山和蛇山，它们

世世代代分立在长江两岸，大桥建成，将它们联接在一起，比喻结成了美满的姻缘。”稍停片刻，彭总又写了“石穿”两个字作为落款。我在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过去还从没见他用过这个名字，便不解地问道：“彭总，这‘石穿’是什么意思呢？”他轻轻地放下笔，微微地笑着给我讲了“石穿”的来历。

原来，他十五岁那年，在家乡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那年天大旱，民不聊生，地主富商囤积居奇，他就和乡亲们发动闹粜，砸锁开仓，发谷济民。闹粜被地主告发，团防局派人来捉，他就逃到洞庭湖西林围子一带做堤工，整日担土，围湖造田。干了两年半的堤工，仅仅得了三担半米的工资。堤工局的残酷剥削，使堤工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有一天，堤工局长来到工地，堤工们将他团团围住，要求增发工资。局长不答应，堤工们气极了，要沉堤工局长的塘（将人绑上石头投进池塘）。他是积极参加者，事发后，被迫逃走。在逃离途中遇上大雨，便躲进一个山洞里避雨。这时，山洞里“滴嗒滴嗒”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往洞的深处走了两步，声音越发清脆，原来

是洞顶上的水滴下来的声音。他低头仔细一看，下面的一块石头，被深深地穿了一个窝。没想到这渺小的点点水滴，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力量，真是“水滴石穿”啊！他见景生情，受到很大启发，心想：石头这样硬，还能被水滴穿，如果受苦人都象这水滴一样，长年累月，日复一日，锲而不舍地奋斗下去，这吃人的旧社会不也会被滴穿、砸碎的吗？人就是应该有这么一股子精神才行。于是，他就暗自起了“石穿”这个名字，用来自勉。

彭总向我讲述完这段往事，心情很不平静。最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旧社会是被推翻了，但我们还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创造一个新世界，这种水滴石穿的进取精神，正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所需要的啊！”



廊檐底下话家史

彭总的二弟媳龙国英，从湖南湘潭老家来北京看望彭总和孩子们。一个星期天，龙国英来到中南海。

吃过午饭，彭总坐在住室廊檐底下的藤椅上，和龙国英弟媳谈起家常来。彭总说：“我从小离开家，许多情况不了解，那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你来讲一讲，让我也知道，也应该告诉给孩子们，教育他们不要忘本，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从他们这次谈话中我知道，彭总原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大弟叫彭金华，二弟叫彭荣华，三弟在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月，还只有半岁，连名儿都没起一个就饿死了。由于家境贫

苦，彭总小时讨过饭，放过牛，下过煤窑，打过短工，当过堤工，在他的童年少年时期，饱尝了人间的艰辛。彭总到成年时，背有些驼，就是因为他在煤窑当童工和后来作堤工时，整日背煤、担土压弯的。

彭总的大弟彭金华、弟媳周淑申和二弟彭荣华、弟媳龙国英，都很早就加入了党的组织，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三七年，彭金华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湘潭，建立了彭家围子地下党支部，在湘潭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在群众中传播党的抗日主张，输送革命青年去延安，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如鲠在喉，恨之入骨，多次想抓住他们，都没有得逞。想挖彭家的祖坟，由于群众的掩护，也没有办到。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彭家的人夜里在家说话不敢出声，白天出门不敢说姓彭。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到处暗杀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公开杀害八路军、新四军家属。一天夜里，敌人包围了彭家围子，荣华当场英勇牺牲，龙国英同志也受了伤。金华逃走未成，被敌人抓住，投进了湘潭附近的一个监狱。不久，在易家湾